文学新观察

旧体诗又成新时尚

蔡世平

血脉健旺的旧体诗词

旧体诗词是中华文脉的重要一支。它与多种艺术形式一起，形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河流，铸成中华文化精神，滋养了华夏民族。而旧体诗词又是历史最久远、普及最广泛、影响最深入的一种文化形态。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人谱系里，诗人词人无疑也是人们知道得最多、最熟悉与最亲切的。屈原、李白、杜甫，陶渊明、苏东坡、李清照……只要稍具中华文化基本知识的人，随口就能说出七个八个来。这些诗人词人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骄傲，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。

旧体诗词根须深深扎进中华文化厚土。旧体诗词总是以它唯美的形式追求和引人向上的精神传统，以它活泼灵动而又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，参与人们的社会生活，抚慰人们的情感，推动中华历史的文明进程。

如果说20世纪最后20年是旧体诗词的复苏期，那么进入21世纪，伴随中华民族复兴，分明看到旧体诗词复兴在望。新世纪到来的10年，旧体诗词承接上世纪末叶的发展势头，继续向前推进。不仅诗人和作品数量逐年扩大，诗词刊物逐年增多，作品质量逐年提高，诗人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。由1980年代主要以中、老年人为主，到今天老、中、青结合，年轻人比例不断增大。更有不少自由体新诗人转笔旧体诗词，如贺敬之、丁芒、刘章、高洪波等。小说家、散文家钟情旧体诗词，如王蒙、肖复兴、王充闾、熊召政等。用手机、微博写作诗词、交流思想、抒发感情更是成为一种新的时尚。如今中华诗词学会全国总会员已达2万人，加上各省市县的分学会和诗社，会员数已破200万。适应这一时代需要，隶属国务院参事室、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诗词研究院也于2011年成立，旧体诗词有了体制内的第一个国家户口。今天，旧体诗词诗人和诗词作品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。当代旧体诗词已经得到文学理论界的关注，一些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开始收入当代诗词作品。旧体诗词和自由体新诗比翼双飞、共生共荣的友好繁荣格局初步形成。旧体诗词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，成为当代中国一道壮丽的文化景观。

旧体诗词的当代价值凸显

旧体诗词在今天显示出崭新的时代活力。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、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、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……我们不仅看到古典诗词的道德教化功能，励志成才功能，美育生活功能渗透到家庭、社会的各个层面，同时也欣喜地看到，今人的诗词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，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对社会文明进程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。

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者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、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的时代巨变。诗人以饱满的家国情怀、激越的精神情感、热切的创作欲望创作诗词，表达心中的喜悦，反映时代的变化，张扬伟大的民族精神。不能不看到，鼓舞人心、催人奋进的主旋律作品是今天旧体诗词的主流。

时代给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厚条件和精神养料。新的生活、新的观念、新的语言、新的文字，给旧体诗词以极大鼓舞。人们欣喜地看到，汉字在今天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辉。在全面开放、飞速发展的今天，诗词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言文字的表现力。同时，旧体诗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，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凝聚力。旧体诗词在提纯民族心智、回归精神家园、和谐社会生活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。

当代语境下的旧体诗词写作

时代对诗词写作与欣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。在旧体诗词蓬勃发展的今天，增强其文学性，培育诗词的大众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，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。今天的旧体诗词就应当呈现新的时代特征，适应读者的阅读欣赏口味。

如何坚持“求正容变”，处理好“新”与“旧”、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关系，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。

既然是旧体诗词，那么就要坚持平仄格律标准。这是基本要求。如果放弃了这个起码条件，旧体诗词的骨架也就散了，就不成其为旧体诗词了。由平仄四声、格律规范而创制的旧体诗词，极端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美质，深受华夏民族的喜爱。这是旧体诗词的“旧”与“不变”的一面。

旧体诗词既是汉语言文字的直接产物，但同时又是农耕文明的伟大成果。今天，从语言文字层面上说，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；从生产生活层面上说，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、信息文明取代，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时代的巨变，是对今天旧体诗词的考验与挑战。应对并赢得这场考验与挑战，就能赢得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。应当看到旧体诗词写作的思维惯性和传统覆盖力、渗透力仍然是十分强大的。以至今天不少旧体诗词写作者，看不到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这种巨大变化，仍然顽强地坚持旧体诗词的传统写作方式。有的甚至极端地认为越古雅越好，不容有丝毫变化。这样的写作，事实上妨碍了旧体诗词的时代发挥，也影响了旧体诗词的时代张力。

传统既是营养，也是包袱。吸收营养，卸下包袱才是正确的态度。对于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者来说，最要紧的就是要转变思维方式。要深刻认识时代的发展变化，大胆地从旧的语言体制内走出来，适应在当代语境下的旧体诗词写作，完成旧体诗词从语言文字到表现手法，到精神质地的时代转型。这便是旧体诗词需要坚持的“新”与“变”。

让生命气息在文字里流动

旧体诗词写作由农耕文明的“得心应手”至今天的捉襟见肘、词不达意，是一个客观现实，也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感受。旧体诗词栖息的土壤，似乎变得越来越贫瘠，越来越陌生。

我们要看到，人可以改变生产条件，但人无法根本改变自然，大自然仍然超越人而存在着。把眼睛放大里看，放远里看，我们居住的星球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们要改变的，只是观察世界的那一双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颗心灵。发现自然、贴近自然、回归自然，从自然中吸取爱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，任何时候都是诗词创作必须的。

不管生存方式如何变化，人，始终是诗词写作的主体。把人写活了，也就把诗词写活了。不妨试试如何在诗词写作中加大自然之“物”，减弱人造之“物”。诗遇水土，遇风霜，遇日月，就能活起来。人心就是诗心。诗心就是自然之心。人的喜怒哀乐是一定要表现在生活里的。把人的喜怒哀乐写好了，就把诗写得抑扬顿挫，生意盎然了。因此，让生命气息在文字里流动，贴着生命写作，而不是盯着物写作，就能写出活态的诗。对于今天的旧体诗人来说，要紧的是如何把“旧”写“新”，把“新”写“活”，这也是旧体诗词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

（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）

春的画卷　李海波摄

钟落潭忆梅（外一首）

陈永正

十年江国见华枝，过眼如云总自持。
此夜满潭微月荡，到无寻处始相思。

西樵

夜雾伏山脚，朝来腾作云。
我行山外路，欲访云中君。
青鸟将安适？微音竟不闻。
眷言忽日暮，灵雨正纷纷。

黄金有价，书岂能“无价”

柳　萌

整理书架时发现一本小书，是鲁迅先生的《野草》。随手翻翻版权页，62个页码，定价两角钱，开本和薄厚，在当今图书中都很少见。我感到无比亲切，如同见到久违的老朋友。

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，除书中收入了先生的散文名篇，更因为这本单册图书，页码适合随意阅读，书价读者能够承受，属于真正担当阅读功能的图书。这怎能不让我这个普通爱书人，觉得新鲜、亲切、惊喜呢？当然，还有着对时光流逝的感叹。

这本《野草》散文集，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距今整整40个年头。我们国家在这40年里发生了巨变。就以图书出版为例，比之40年前，图书品种更多，出版周期更快，装帧设计更好，这方面情况有目共睹。我只想说说书价的变化。

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，那会儿国家实行计划经济，图书的定价有严格规定，出版社大都不敢胡来乱定。所以，像我这样喜欢读点书的人，尽管当时工资收入不高，每月积攒点钱买些书，手头并不觉得怎样紧巴，何况还有不少薄本低价书。我这本《野草》就是购自那个年代，如今成了昔日读书生活的纪念。

当然，现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，具有一定商品属性的图书，开放定价正是适应市场需求。因为出版社实行企业管理，图书印费、稿酬、税费、人员工资等开销，都要纳入图书成本，这就必然要打在书价里。读者想不接受已无可能，只要你购书你就得咬牙承担，这就叫做“想买没商量”。谁让你喜欢书呢？至于这定价是否合理，你就无知情权了。

扛着归扛着，有位爱书的朋友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这会儿的书价，简直贵得没边儿了。黄金再贵，总还有个准价钱。图书每本都这么贵，倒底凭什么呢？定价总得有个依据吧？”所以每次举办特价书市，这位朋友都兴奋异常，如同过读书人的节日，跟同样喜欢书的人一起，去争先恐后地购书。据这位朋友说，连平日滞销图书，这会儿都会吃香。

这样一直居高不下的书价，对于大多数普通读书人来说，在精神上无疑会构成压力，却又不能不节衣缩食去买书。这说明人们渴望知识，即使再贵再不合理，喜欢的书该买还是得买。

那么，这种图书高定价的情况，是不是就没办法解决了呢？我以为还不能这样说。细心的读者只要留意一下，就不难从新闻媒体上发现，当某些出版社宣传他们的业绩时，总是忘不了炫耀自己的利润，岂不知这高利润中的不合理部分，正是对读者负担的加重。倘若出版社能从读者的利益着想，不完全把眼睛盯在钱上，考虑些图书的知识功能，就会合情合理地计算书价，出版些类似《野草》这样的书。像现在这样一味地出版厚书，豪华精美大部头“摆设”书，无标准地随意标定书价，对出版社的经营思想，读者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怀疑。

出版社的老总们应该明白，在当前的中国，真正想坐下来读书的人，大都没有多少钱；而真正有钱的人，却又没有时间和兴趣读书。从读书人身上刮金沙铸元宝，再有本事这么做也不是正路。图书毕竟不是黄金，既然黄金都有标准定价，图书的成本和定价，又有什么理由“无（标准）价”呢？希望监督部门也监督一下书价是否合理，这对于文化强国和爱书的普通人，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善事。

舌根上的葡萄酒

葛克友

关于酒，自打懂事起，无论什么种类都一概拒绝之。儿时，老家鲁南农村生活比较拮据，没有多少人喝得起酒，也鲜有机会碰到酒。

直至长大成人，步入社会，先是“被”啤酒，后来“被”白酒，“被”黄酒、米酒等。因为主观上的抵触、拒绝，一直没被酒俘虏。

直到有一天遇上了葡萄酒，才改变自己对酒的固有看法。

清晰记得那天晚上，帅哥黄豪气地从家中拿出珍藏多年的优质葡萄酒，幸福地念叨着：“好葡萄酒就是给好朋友喝的！”葡萄酒瓶打开，倒入杯中，蓦地，一泓醇厚的玫瑰红在杯底腾地长起，摇曳生辉，灵动生趣，淡淡的清香幽幽袭来。鼻子稍近前，一股浓香跟着扑来，周身的味觉都被调动起来。这份特别的感受，让在场的所有朋友不再矜持，纷纷举杯，小口浅酌，慢慢品咂，微酸中带着湿润的甘甜，淡雅的香草味伴着罕有的兰香，透着大自然的清新，直袭味蕾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欣喜和满足。

忽地，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在脑海中蹦了出来：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……”在这诗意诗性中，葡萄酒的味道变得特别难忘，意味悠远。于是，真的喜欢上了这“通情物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葡萄酒有了更多的了解，愈发觉得它是酒中精灵。从葡萄采摘到酿造成为杯中“尤物”，每个环节都深蕴于生命之中。从葡萄果实变成琼浆玉液，实现华丽蜕变，这是集日月光华于一身的上苍的恩赐！因为它的风情万种，因为它独特的色、香、味，让无数葡萄酒爱好者心动着迷。

医学研究证明，葡萄酒具有维生素、蛋白质、葡萄糖等营养素，只要不过量，就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。

葡萄酒绝不在贵，更不需要奢华。重在品质，在适合你。不在乎喝多少，而在用心品。

简单的喝法，是将葡萄酒款款倒入晶莹透亮的高脚杯，先对着亮光观赏它的颜色和清丽灵动。再轻摇酒杯，将杯中的酒摇醒，让香气缓缓释放出来，个性得到张扬，闻其散发的芳香。再抿一小口，含在嘴里，在最敏感的舌尖上打个滚，用舌尖来感觉其香、纯和酸甜度，葡萄酒的质感、味道和层次便会流淌出来。好的葡萄酒，舒服宜人，逗留在口中，有柔滑如丝感，在反复品悟中丰富、盎然起来。我才知晓，梁实秋把有余香在舌根上恋恋不舍的葡萄酒称作上品好酒的缘由。

我着实喜欢葡萄酒。喜欢它浓重的玫瑰红，喜欢它给我淡淡的眩晕和浪漫感，喜欢它的温润婉约，喜欢它的柔媚恬淡，喜欢它的闲适娇美，喜欢它的贵气雅致，喜欢它的灵动生趣，喜欢它的特立独行，喜欢它其它酒无法给予的一切，喜欢它富有生机、厚重壮美的超凡脱俗。

歌德说得好，“酒使人心愉悦，而欢愉正是所有美德之母……我继续与葡萄酒作精神上的对话，它们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，使我创造出美妙的事物。”这就是富有生命张力的葡萄酒的魅力，兼众酒之长，少去了白酒的刚烈，弥补了啤酒的清淡，汲取了黄酒柔和的优长。

正所谓，“美酒饮教微醉后，好花看到半时开。”葡萄酒的曼妙、金贵、意境和神秘，着实妙不可言。

全国女子诗会举办

由山东《德州晚报》主办的全国女子诗会日前举办，全国有27个省市300多名女作者寄来3000余首新作，《德州晚报》以8个版面的篇幅，隆重推出这场春天的盛宴，著名作家文洁若、毕淑敏为女子诗会题词。主办方拟举办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诗会。

《一诺千金》观照当下现实

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张洪兴长篇小说《一诺千金》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。《一诺千金》以对企业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生动描写为主要内容，塑造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形象，揭示了人生表象下复杂的人性世界，试图在一个个一诺千金的诺言后面寻找失去的价值观，从而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内心疼痛，写出了对物欲横流现实的反思。浓厚的文体创新探索意识，叙事上串联与并联的交叉运用的手法，使小说具有独特的气质。

作家进行时

王蒙：中国小说家只有两个半天才吗？

王蒙日前在杭州参加“王蒙作品生态思想研讨会”时说：“有人说，中国的小说家有两个半天才，一个是莫言，一个是贾平凹，还有半个是王蒙。为什么王蒙才半个？因为他关注其他去了，比如政治、红楼、庄子，他忧国忧民去了。”王蒙说：“我下个月要推出的新书《这边风景》，就是忧国忧民的典型。《这边风景》的出版，算是填补了我创作链条上空缺的16年。重读旧稿、悲从中来，我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38岁到45岁的王蒙，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。”1963年，29岁的王蒙下放到新疆，在新疆度过了风华正茂的16年，《这边风景》是他在这16年里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。　据《钱江晚报》报道

刘心武：《金瓶梅》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

囊括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16岁至68岁公开发表的约900万字40卷本的《刘心武文存》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揭秘《红楼梦》后，刘心武最近再评“天下第一奇书”《金瓶梅》，这部被广泛定性为“淫书”的小说在刘心武看来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现实小说：“它只是借言西门家的故事而反映明代社会生活，很冷静，入木三分地叙述故事。我认为《金瓶梅》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，未来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。”

据《沈阳晚报》报道

陈忠实：洋合同绊住《白鹿原》英文版

《白鹿原》出版至今，在国内已推出40多个版本、发行170余万册，还出有日、韩、越南和法文4种外文版，却一直没有英文版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陈忠实回忆说，事情发生在协商出法文版那一年，“签约时，法方编辑说还想出别的外语版，要我把其他的外语版也签给他们。我想，人家把咱的书翻译到其他国家，是好事，稀里糊涂就签了字。”直到去年，法方出版机构除推出《白鹿原》法文版外，再没其他动静了。这么多年来，“至少有六七拨人来和我谈过出英文版的事”，最后，因有那个合同在，这事就搁下了。　据《西安晚报》报道